

母親

推薦理由：這是一本告訴你“人的一生活如何度過的”不朽名著，一部“超越國界的偉大文學作品”！

內容簡介：小說一開始描繪了陰森森的工廠畫面，展現了帝俄時代工人階級慘遭剝削的生活環境和老鉗工米哈依爾·符拉索夫悲慘的一生。

在革命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獻身于工人解放事業的光明大道。他意志堅強，頭腦清醒，不但贏得了工人小組成員的愛戴，而且使廣大工人群眾對他滿懷敬慕。

湯姆叔叔的小屋

推薦理由：這本書寫完第一章後，斯托夫人念給她的丈夫和孩子們聽，他們深受感動。斯托先生鼓勵妻子繼續寫下去，說：“這樣寫下去，你就可以寫一部了不起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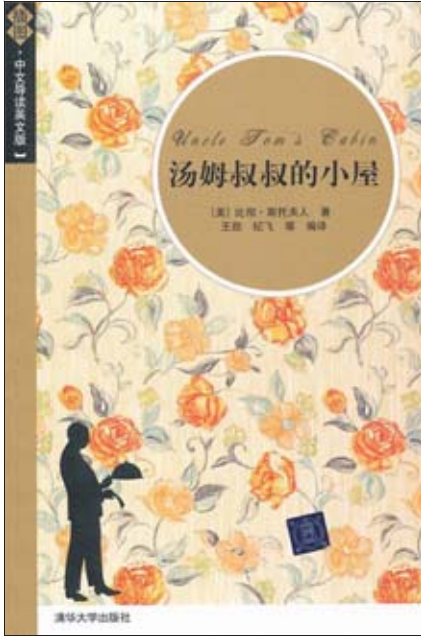
內容簡介：19世紀中期，美國北方肯塔基州農場主謝爾比家有一名忠心維護主人利益的黑奴，大家

2016年少年兒童讀物推薦(下)

都稱呼他為湯姆叔叔。主人在股票市場投機失敗而破產，只好將湯姆等賣給奴隸販子抵債。

隨後，在去往南方的船上一個得了不治之症的小女孩，特別喜歡湯姆叔叔唱歌，就堅決請求她的父親聖克萊爾買下了湯姆叔叔。由於女孩父親主張解放黑奴，雷格里等奴隸主對他恨之入骨，所以下毒手將他暗殺，從此，湯姆叔叔又落入雷格里手中。

湯姆叔叔為解救不願充當雷格里玩物的奴女，被打得重傷致命。他在生命奄奄一息的時刻，終於悟出了只有鬥爭才会有自由的真理。



冒險追蹤記

推薦理由：柯南·道爾，英國杰出的偵探小說家、劇作家，一生一共寫了56篇短篇偵探小說以及4部中篇偵探小說，塑造出了風靡全球的神探夏洛克·福爾摩斯。

《冒險追蹤記》推理合乎邏輯，情節驚險，結構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鮮明，同時涉及部分當時英國的社會現實，以至風靡歐洲，在世界上有廣泛的影響。

內容簡介：夏洛克·福爾摩斯是英國小說家亞瑟·柯南·道爾所創造出的偵探，現在已成為世界通用的名偵

探最佳代名詞。福爾摩斯不但頭腦冷靜、觀察力敏銳、推理能力極強，而且，他的劍術、拳術和小提琴演奏水平也相當高超。

平常他悠閒地在貝克街221號B的公寓里抽着煙斗等待委託人上門或者做化學實驗。一旦接到案子，他立刻會變成一只追逐獵物的獵犬，開始鎖定目標，將整個事件抽絲剝繭、層層過濾，直到最後真相大白。

希臘神話

推薦理由：風行半世紀，銷量過千萬！問鼎希臘兒童文學獎，版權熱銷多國，已被翻譯成10種語言出版。

《希臘神話》反映古希臘神祇和英雄故事，為讀者敞開了一扇觀察和認識古希臘乃至歐洲文化的窗口。

內容簡介：希臘神話迄今已流傳3000餘年，輝煌宏大的場景、性格鮮明的人物以及優美曲折的故事情節，使其在世界各地的讀者中一直廣受歡迎。19世紀，一直致力於整理保存古典文化工作的德國詩人施瓦布完成了這一工作，以其極具文學價值的生動文字，與嚴謹精良的民族特性，將散亂的希臘神話整理為一本情節清晰完整的優美巨著。

1919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希特勒參加了一個小黨，成了德國工人黨的96名黨員。一年之後，他當上了德國工人黨的首領。1921年，德國工人黨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納粹黨在德國的政壇內都只是個可笑的跑龍套者，但是只要經濟形勢惡化，納粹黨的影響力就會擴大。1923年11月，法國擔心德國還不了戰爭賠款，於是把軍隊開進了魯爾區，這導致德國經濟形勢一片混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發動政變，想推翻德國政府，沒想到以失敗告終。兩天之後希特勒被捕入獄，他在巴伐利亞的監獄里待了幾個月，寫成了《我的奮鬥》一書。



希特勒上臺

這一鬧劇反而使希特勒成了全國的名人，納粹黨的活動也逐漸從街頭走向選舉舞臺。當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納粹黨的選票會增加；當經濟形勢好轉的時候，納粹黨的選票會減少。比如1924年初，德國的失業率上升到13%，希特勒

的選票達到7%；隨後失業率下降，到這一年12月，希特勒得到的選票只有3%。

1929年，由於外部的衝擊和國內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德國的經濟形勢急轉直下，而納粹黨的選票數量卻一飛沖天。1930年德國國會舉行選舉的時候，納粹黨獲得的選票居然高達18.3%，僅次於當時的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在491個國會席位中納粹黨佔了107個，希特勒成了德國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

希特勒之所以能夠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上台，德國的民主體制最終蛻化成惡魔的暴政，就是因為在經濟低迷時期整個社會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焦躁和暴怒。希特勒之所以能夠統治德國，是因為當時的德國人都變成了小希特勒。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一書中指出，當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時候，一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開明、包容、積極和樂觀；當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甚至停滯之後，一個社會就會變得狹隘、排外、消極和悲觀。

談判新手很容易混淆“僵局”和“死衚衕”兩種狀況，無論什麼時候，你都可以使用一種非常簡單的策略來打破這些僵局，該策略被稱為“暫置策略”。

1973年，阿以戰爭爆發之後，美國代表前往中東告訴以色列：“請坐下來與埃及政府談談看。如果你們不這麼做的話，很可能會有人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色列方面回應道：“好吧，我們可以和他們談談看，可有一件事情是絕對無法談判的——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們絕對不會退出西奈半島。我們1967年就佔領了這個地方，我們的許多油井都在那裏，所以我們絕對不會退出西奈半島。”

埃及人對西奈半島的態度同樣堅決，他們要求以色列必須從西奈半島撤軍。

1991年，美國試圖讓以色列再次回到和平談判桌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行談判，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為此遭到了以色列的強硬抵制。以色列人起初堅持認為只要一進行談判，對方就會要求以色列從巴勒斯坦定居點撤

軍，而在以色列看來撤軍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他們乾脆拒絕與自己的敵人坐到談判桌前。

詹姆斯·貝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談判高手，他知道要想讓以色列重新坐到談判桌前，必須把僵局放到一邊，首先解決一些小問題，於是他說：“好的，我也意識到你們並不準備和巴勒斯坦人舉行和平會談，可我們不妨先把這個問題放到一邊。設想一下，如果真的舉行和平會談的話，你們希望會談的地點在哪兒？是在華盛頓、中東，還是在一個中立城市，比如馬德里呢？”

通過討論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問題，詹姆斯·貝克一步一步地把談判往前推。然後，詹姆斯·貝克提出了巴勒斯坦談判代表的問題：“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派出代表參加談判，以色列方面希望誰來代表該組織？”

解決完這些小問題之後，和以色列討論和平問題已經變得很容易了，他們最終同意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舉行和平會談。

僵局

以色列人最終還是從西奈半島撤走了軍隊，雖然他們當初曾反覆申明自己絕對不會撤軍。

起跑線上需要挫折教育

許多家長認為，苦難是一筆財富，讓孩子在起跑線上拼搏、吃點苦，有什麼不好？

先說“吃苦”等不等同於“挫折”？顯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孩子需要吃苦教育，更需要挫折教育。所謂“更需要”是因為現在的家長忽略了孩子的挫折教育，甚至以為可以用吃苦教育來代替挫折教育。事實上，不但挫折教育不可替代，而且在起跑線上，我們就要開始培養孩子的抗挫力。

某天，兒子從學校回來，氣急敗壞地要我教他下國際象棋，說是班裏比賽，他輸慘了，還輸給了成績最差的美國孩子。

我說：“要贏就得靠自己。輸不起就不要玩。再說，一個人不可能樣樣都贏，輸得起也是一種本事。而且我也不會下國際象棋。”

兒子很吃驚地看了我一眼……

後來，我也沒再問國際象棋的事。這孩子太順利，只要想做的，都能取得好成績，輸一輸，挫挫他的銳氣也沒啥不好。

要家長在玩遊戲時無情地打敗孩子，確實有點不近情理。可是，孩子必須在同齡人中完成社會化。因此，不能讓孩子在起跑線上就大一帆風順，應該讓孩子在適當遭受挫折，而且挫折教育要隨着孩子身心的成熟逐漸增強，這樣孩子才能知恥而後勇，愈挫愈強。今天的孩子並不缺乏聰明和智慧，他們缺的是嘗試失敗的機會！

“讓孩子敢於輸在起跑線”，首先要讓孩子明白：人類的智能是多元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一個人不可能時時贏、處處贏、事事贏。其次，要讓孩子懂得，承認失敗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輸得起，才能贏得起。

“贏在起跑線”的後坐殺傷力 如果我們把應試教育的“不輸在起跑線”和孩子的“想象力、好奇心、探索精神、創造性”看作兩個相互作用的事物，雖然根據能量守恆的原理，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但由於起跑線上孩子的“想象力、好奇心、探索精神、創造性”尚處於幼芽狀態，一絲

敢於讓孩子輸在起跑線

後坐力就可能使其蕩然無存，更何況摧枯拉朽的反作用力？

為了不輸在起跑線，我們已把能壓彎一個民族脊梁的高考壓力延伸到了小考；為了不輸在起跑線，滿臉童真的幼兒園小朋友已被推上高考的起跑線……

德國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不允許對學齡前兒童（一般指6歲）實施學科教育。美國雖然沒有類似的法律規定，但美國文化也不接受對上小學前的孩子進行學科知識的早教。

美國4歲的孩子不學1+1=？他們根本不憂心學科早教誰輸誰贏，整天都在遊戲中培養想象力、好奇心、探索精神、創造性、獨立性、情緒控制、社交能力、團隊精神等等。

請輸贏或重玩樂 美國孩子五六歲就開始玩足球。所謂玩，不是自個兒踢野球，而是請教練、搞訓練、打比賽。

社區每年都根據孩子的年齡組織不同級別的比賽，年紀小些的，甚至是男女混合隊。教練大多是孩子的家長兼任，沒幾個真會踢球。

在國內，我從小學到大學都踢球隊，妻兒朋友慫恿我當教練，我總是推辭，因為美國家長只讓孩子在踢球中玩樂，根本不在乎輸贏。

1995年，因缺少教練，已經影響到兒子踢球，我

才不得不當了一回助理教練。主教練啥也不會，孩子們不認真訓練，整天嬉戲、打鬧。某日，我讓主教練踢一球到空中，孩子們都停了下來，我靜待落球，突然飛身而起，踢出一腳不太完美的“倒掛金鉤”，人人瞠目結舌，包括主教練。這一腳踢出了權威，我趁勢來一通“要贏球”的演講。主教練順勢“讓賢”去當勸雜，給孩子們送喝的、遞吃的……

我“奪”了訓練權和比賽權：按孩子的不同特點，確定位置，各練其技、各司其職。兩個最差的隊員，只有在我們贏3個球以上時，才讓他們上場踢“前鋒”——遠離自家球門，愛干啥干啥。

一個月下來，我們贏了所有比賽，大家都認為我們準拿賽季冠軍。我感覺四周暗流涌動，不過贏球是硬道理，我就不講理了。後來，我到德國出差，主教練“復辟”，球隊輸得一塌糊塗。

兒子頗感困惑。我說：“美國孩子踢球是為了玩樂，而不是贏球。怎樣才有樂子？進球！怎么才能進球？踢前鋒！於是，孩子們輪流踢前鋒，甚至為了進球，人人不司其職，一窩蜂跟着球亂跑……想不輸都難！”

可美國人真不在乎輸贏嗎？美國到高中才有校際間足球賽。想進校隊的孩子都得參加“淘汰競爭”。換言之，開放“起跑線”，然後在“終點線”上判定你能否進隊。



正所謂“兒童的天堂，青年的戰場”，不是不要輸贏，而是美國人沒有“贏在起跑線”的觀念。在孩子心智尚未成熟時，由成人主導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都極力呵護孩子的童真童趣；待孩子身心相對成熟後，才強化競爭意識。

起跑領先的優勢何時消失 輸了起跑，終點就會落後。許多家長心有戚戚焉。短距離賽，此言不假。若是長距離，答案就不確定了。

“領跑”是田徑比賽的術語，對領跑者來說，是一種自殺性戰術安排，是為他人出成績做鋪墊。領跑就是“義工”的代名詞。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孩子在PISA、國際奧賽中都是看似風光無限的“領跑”，實則是“為他人做嫁衣”的“標杆”——為後面的跟跑者提供戰略戰術的參數。當別人呼啦啦地向終點冲刺時，風光不再的領跑者只有望“背”興嘆的份兒……許多表現優秀的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後，普遍感覺因後繼乏力而落後於原來跟跑的美國學生……也就是說，人生是馬拉松，“輸在起跑線”並不可怕，可怕的反而是“贏在起跑線”的傻跑。

我們許多家長有意無意地把“早學”“多學”當成了“早慧”。其實，“起跑領先”不過是叫孩子在裁判的槍聲未響之前“偷跑”罷了。

把失敗的權利還給孩子 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失敗！可怕的是，老師和家長把孩子的失敗看成恥辱。如果“成功”可建立孩子的自信心，那麼“失敗”也可以鍛煉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孩子的反省能力。

把失敗的權利還給孩子！更何況，“輸在起跑線”就是失敗嗎？“贏在起跑線”就能“贏在終點線”嗎？在起跑線上，中國孩子年年橫刀立馬於國際奧數；但終點線呢？有“諾貝爾數學獎”之稱的“The Fields Medal”，中國高校至今無人問鼎。

孩子們，輸在起跑線又何妨？